

鐵肩擔道義 健筆為家國

獨家報道「九一八」 化筆為劍刺日寇

在大公報115年的歷史中，從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是最為苦難悲壯也最慷慨激昂的14年。從獨家報道「九一八」事變，到兩位大公報記者在密蘇里艦上「會師」，大公報記錄了這段歷史的慘痛開局與偉大勝利。在每一個歷史關頭，這份報紙，用從前線硝煙中發回的帶血的新聞和圖片，用凝聚着深邃思考與深摯情感的評論和吶喊，來喚醒同胞、激勵國人，來以筆為劍、刺向日寇。



「九一八」事變紀念館「勿忘國耻」警鐘。

1931年，「九一八」事變激起了中華民族14年奮勇抗戰。大公報率先獨家報道了「九一八」事變。事變第二天又獨家採訪了張學良，是為張學良在事變後首次對外界發聲。大公報積極聲援打響抗戰第一槍的「江橋抗戰」，號召「外患必禦，國土必守」。後又特派記者陳紀澄秘密深入偽滿洲國，在「九一八」事變兩周年之際刊出獨家報道揭露日本暴行。

謁張談話震驚全國

1931年9月19日，正在北京的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趕到協和醫院，第一時間獨家採訪了正在養病的張學良，寫成了《本報記者謁張談話》。張在談話中承認：「君來為訪問瀋陽之新聞乎，實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大公報以放大的粗黑字體刊出，舉國震驚。

孤膽英雄隻身秘訪東北

1933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兩周年，大公報推出了一份「紀念特刊」，用四個版面刊登了一篇文章。這是《大公報》記者隻身潛入東北、冒着生命危險換來的一份秘密調查報告。文章詳細描述了在日軍佔領下東北各地民眾的生活狀況，向世人介紹了日本對東北的掠奪，披露了日軍遍佈東北各地的兵營，並介紹了日本殖民統治機關的組織架構。這篇文章後來定名為《東北勘察記》。

《東北勘察記》作者是譽為「孤膽英雄」的陳紀澄。他從天津出發，坐船到大連，途中被日本人扣押，後來設法逃脫，到達東北。他以郵局職員身份為掩護，先後到過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滿洲里等地秘密調查。1933年9月16日，陳紀澄經由山海關回到天津。返回報社後，連夜寫出三萬多字，兩天後在大公報上發表。

陳紀澄（1908-1997），著名記者、作家，本名陳奇澄，河北安國人，北平民大畢業。抗戰期間，在武漢和重慶主編《大公報》副刊。被聘為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8年當選第一屆立法院立法委員。1949年8月12日赴台，後任《中央日報》董事長、中國廣播公司常務董事、國民黨第十四屆中央評議委員。1997年辭世。



大公報戰地記者（國內部分）跨版版面。

定「明恥教戰」方針 辦專欄警醒國人



首次報道「九一八」事變的大公報，此後的命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事變三天後，9月21日，大公報編輯部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提出了「明恥教戰」的編輯方針。由王芸生開辦專欄，系統梳理了自1871年「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揭露日本蓄謀已久的侵華行徑，喚醒國人應對強敵入侵，是為「明恥」；創辦《軍事周刊》，由著名軍事教育家蔣百里主持，教導國人學習軍事，是為「教戰」。

留日知日三賢掌報政

大公報確定「明恥教戰」方針，與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巨頭的經歷密不可分。三人都是留日學生，都是「知日派」，對日本的

動向始終高度警惕。

大公報社長吳鼎昌，總經理兼副總編輯胡政之，總編輯兼副總經理張季鸞組成的核心領導層，被稱之為「三駕馬車」。

從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報開闢「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每天一期，連續兩年半，無一日中斷。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國恥認明，國難可救！」介紹日本在近代以來強加給中國的各種國恥。

年輕的大公報編輯王芸生受命承擔了「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的寫作。從1932年到1933年，王芸生往返於京津之間，在故宮博物院

和各國書館，搜集查閱大量史料，尤其是清季外交史編印處的檔案、史籍、文獻。他耐心搜尋，精選輯擇，有時竟通宵不眠。

著書奠專家地位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刊出後，贏得巨大反響，大公報將其匯編七卷本結集出版。當時中日關係是人人矚目的焦點，不僅中國國內踴躍搶購，日本方面亦非常重視，將此書翻譯，多次再版。這本書在當時已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特別是中日關係史必不可少的參考書。王芸生因此一舉成名，成為日本問題專家，也奠定了他在大公報的地位。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打破了中日高層交往的堅冰。在與毛澤東會面時，田中兩次提到《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這本書。

台兒莊大捷 大公首發「號外」

1938年4月5日，台兒莊戰役進入最後關頭。范長江與陸詒（時任新華日報記者，不久成為大公報記者）在徐州見到了台兒莊大戰指揮官李宗仁。李宗仁握住范長江的手說：「你是著名記者，你的報道代表我們鼓舞士氣，增加決心，我代表抗戰前線的將士們感謝你們。」

6日中國軍隊發總攻，范、陸兩人又前往孫連仲司令部，採訪了孫將軍。1978年孫連仲在回憶錄中

說：「我請記者們去睡覺，獨范長江不睡，我走到哪裡，他跑到哪裡，結果他搶到最早反攻勝利的消息，發往漢口，大公報因此而發了『號外』。」

6日下午范、陸兩人又抵達第31師師長池峰城的指揮所，離最前線僅三里地；7日清晨，乘坐鐵路手搖車向台兒莊戰場急駛，下午1時半，他們通過運河上的軍用浮橋，踏進台兒莊西門。腳下都是屍體、瓦礫、

彈片和炮彈殼，地上血流成河。有了這些第一手的素材，《台兒莊血戰》、《慰問台兒莊》等稿件一篇篇發回大公報。

台兒莊戰役期間，《大公報》僅范長江一個人就先後發表了6條新聞專電、3篇戰地通訊，將勝利的消息第一時間傳遞給了國人。



穿越戰火 記者以身殉國



方大曾在戰地前線採訪。

1937年7月7日，日寇在盧溝橋畔發起攻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開始了。中國軍人以簡陋武器和血肉之軀，奮勇抗擊。

在抗戰期間，哪裡有硝煙，哪裡有戰火，哪裡就有大公報戰地記者出生入死的身影。國內戰場，第一個抵達盧溝橋事變現場的方大曾，台兒莊前線炮火下的范長江，匍匐在山西青紗帳邊的孟秋江……國際戰場，直擊倫敦大轟炸的蕭乾，穿越印緬生死線的呂德潤，縱橫太平洋戰場的朱啟平……大公報的戰地記者們，在血與火的第一線，冒着生命危險，發回了一篇篇帶着體溫的報道，記錄了二戰中最生動、最慘烈、最光榮的一個個瞬間。

1938年5月，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對「戰地記者」作過一番精彩的闡釋。他說：「國家民族的境遇，戰地記者看的最清楚，軍民做犧牲，城鎮成焦土。諸君在敵人炮火中，在戰土血跡上，認識了國家，認識了民族，也認識了自己，這種鍛煉，是有無上價值的。中國民族新生命之發揚，主要靠戰地記者血淚交織的幾枝筆。」

生命定格25歲

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筆名小方，北平人。「九一八」事變後，這位在老北京胡同里長大的青年，就拿起相機和文字為武器，為抗日救亡而奔走於綏遠、冀東等地，留下了數百張反映抗日題材的攝影作品。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他是第一個冒着生命危險去一線採訪的記者。

1937年9月18日，距離「九一八」事變整整六年，方大曾從河北蠡縣發出了戰地通訊《平漢線北段的變化》，他還給親友寫信表示會繼續北上，「達到長江原來給我的任務」。當月30日，上海大公報發表了這篇通訊。然而此後，再無方大曾的消息。

直到一年之後，1938年9月13日，身在漢口的范長江還撰文抒發自己的焦慮心情：「我們還看不到我們這位碩壯身軀、紅潤面龐、頭髮帶黃、斯拉夫型的青年新聞戰士。」有新聞史家研究指出，方大曾是全面抗戰之後第一位殉國的戰地記者，生命定格在25歲。

防空洞旁寫文章

盧溝橋事變後，范長江還負責華北戰場大公報戰地記者群的協調聯絡工作，凝聚和組織了一支堪稱當時最優秀、最敬業的戰地記者隊伍，有孟秋江、邱漢溪、方大曾等。他們為大公報寫了大量戰地通訊，如范長江《察哈爾的陷落》、孟秋江《南口狂迴線上》、邱漢溪《未死了的英雄》、方大曾《血戰居庸關》。戰局緊急時，他們「經常在城牆邊防空洞旁寫文章」。